

戰鬪勝佛

褚柏思

人們只知道：佛教慈悲，菩薩低眉；殊不知亦有所謂金剛怒目者。佛教，不僅有四大天王的護法，且有韋陀菩薩的降魔杵。佛陀，本是一個主張和平，反對戰爭論者。但他決不否定人生，亦不否定愛國；因而他講彌勒上生經的「不修禪定，不斷煩惱」的大乘法，以及國王十德，仁王護國經等。

西遊記一書，記唐僧玄奘三藏西行求經故事，行者孫悟空持如意金箍棒沿途護法，一路上，降魔除妖，經過了八十一難，始將真經流傳東土。孫悟空以「煉魔降怪有功，全始全終，加陞大職正果，汝爲戰鬥勝佛」。此雖小說家言，不足爲憑；但此一思想，却是佛教的。

孫悟空，是一個猿猴，第十四回，則標立爲「心猿歸正，六賊無踪」；第四回，標題是：「官封弼馬心何足，名註齊天意未寧」。暗示着孫悟空乃是「心猿」，亦主管着「意馬」。第三十回，便是「意馬憶心猿」。此外，心經與唐太宗的聖教序，亦轉載於此說部內。這雖是一部小說，却使佛教的教義，普及了民間，深入了社會。尤其是八十一難，都是心猿戰勝的。由此啓示了一個真理：事之成，此心成之也；事之敗，亦此心敗之也。

國父中山先生的心理建設，於此亦得一旁証。

至於曾國藩所說的：「聖賢之所以成聖賢，佛之所以成佛，所爭皆在大難磨折之日」（大意），或亦此書啓之者？換言之：人須經得起磨難，受得住考驗。

孔子在宋，桓魋欲害之，子曰：「天生德於予，桓魋其如予何」（述而篇）。在匡，夫子貌似陽虎，匡人圍之（史記）；子曰：「文王既歿，文不在茲乎？天之將喪斯文也，後死者，不得與於斯文也；天之未喪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」（子罕）。在陳絕糧，從者病，莫能興。子路憚見曰：「君子亦有窮乎？」子曰：

「君子固窮，小人窮斯濫矣。」（衛靈公）。孔子一車兩馬，遇於列國，但道大難容，老而返魯，始於洙泗設教，開私人講學之風；並刪詩書，訂禮樂，贊周易，作春秋，以爲萬世傳道之計。不得志於當時，却得志於後世；不得志於一時，却得志於萬世。此聖賢之所以爲聖賢也。

佛陀，十九歲棄家求道，游訪者五年，苦行者六年，經過了萬千苦難，最後始受乳糜之供。侍者橋陳如等五人，疑其退志，捨而他去。此時，他便是孤獨的一個人了！遂至菩提樹下，跏趺端坐四七日，誓成正覺。衆魔羣怪，均會以術威迫之，色誘之，終不爲所動，始成正覺。於是，羣龍、羣鳥、諸仙、諸天，齊來慶祝勝利，有偈四首，錄一爲証，偈曰：

佛威靈顯赫，終贏得勝利！嗜殺邪惡者，亦已被擊敗。
繞彼智慧座，諸天齊歡呼，爲彼大聖者，高歌凱旋曲。

之後，佛陀又說法度生者五十年。這八十年的一生，真是一個大奮鬥，正精進！此佛之所以爲佛也。

孔子求仁，「無終食之間違仁，造次必於是，顛沛必於是」（里仁篇）。其一生的歷程，則是：「十有五而志於學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順，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距」（爲政篇）。

釋迦求道，十九游訪，廿四苦行，三十得道成佛，其後五十年，則是：「華嚴最初三七日，阿含十二，方等八，二十二年般若說，法華涅槃共八年」（天台宗古德頌）。

禪宗宗徒，雖較瀟洒而無拘執，但二祖神光求道，亦曾立雪嵩山，斷臂少林。達摩知是法器，爲易名爲「慧可」。其後，又被偏執文字之徒折斷了臂骨；最後，且以身殉道，死時已一百零三學，豈偶然哉？沒有天上掉下來的麵包，何況是道？欲求道，怎麼能不奮鬥，不戰鬥？而不謀求勝利呢？

總之，不拘是聖賢，抑或是佛陀、祖師，其求道也，行道也，無不經過千魔百怪的磨練，亦無不是「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」（孟子）的。八正道的正精進，遍通於戒定慧三學，豈偶然哉？沒有天上掉下來的麵包，何況是道？欲求道，絕糧，從者病，莫能興。子路憚見曰：「君子亦有窮乎？」子曰：